

新刊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二〇九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四書講義困勉錄

清 陸隴其撰……………一

松陽講義

清 陸隴其撰……………八三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講義困勉錄
目錄
卷一

詳管左都御史臣李紱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邱桂山

謄錄監生臣唐澐

四書講義困勉錄原序

稼書先生既點定四書大全輔以蒙引存疑諸解羽翼傳註深切著明而遺篋中復有困勉錄前後二編即先生自題大全序所云萬厯以後諸家之說則別為一冊者也其高弟席子漢翼昆季并梓以行余得受而讀之喟然歎曰先生一生心力畢萃於孔曾思孟之書而裨躬之篤行淑世之精誠具見於此矣夫聖賢立言所以傳心明道顯之為日用彝倫微之為性命神化約以一二言而可以振挈綱維擴以千百言而可以兼綜條貫故斯須去之而不得終身由之而不盡者四書之言是也有宋大儒蔚興力洗漢人訓詁支離之病而後鄒魯墜緒揭若日星然朱子傳註既作微獨承其後者論解疊陳即以朱子語類所載推廣傳註同異不妨互存總為聖賢義蘊無窮好學者折衷以求至是爰取於旁通曲暢引伸不已固非可以排決藩籬亦非可以橫分畛域也自夫帖括令行濡首操觚之士不過循章摘句保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講義困勉錄
原序

殘守缺而止應舉畢而向所誦習之書棄若土苴即有博聞多識者出方且浸淫泛濫玩物貽譏其於聖賢之所以立言與夫先儒表彰論辨之本意茫乎胥失之矣欲望道德之成名節之立將何所依據也與先生自釋褐休暇迄夫解組歸田晝考夕思其於四書義蘊如食充飢如衣禦寒窮年矻矻無異經生舉業時搜輯羣書遠宗近取辨其醇疵晰其深淺既以大全為經復以是錄為緯於整齊畫一之中寓融會貫通之致舊聞新得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講義附錄
原序

相輔彌彰而獨名之為困勉則豈徒竭蹶編摩泥守書冊之謂哉孔子論列知行自生安學利及於困勉非必天下盡出於困勉之一途而孔子自言必曰憤忘食樂忘憂其教人也語上語下施無躐等蓋自古聖賢真實為學之心不特已百已千者之為困勉即生安學利之資其返躬克己存理去欲無不從功夫磨鍊中來彼夫好言頓悟漫語現成固不待辨而已屏絕焉程子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又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朱子

亦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此困勉之說也惟先生粹質清明造履嚴苦律己服官一介不取以貞其操直道而事以遂其志凜然樹幟墻壘斷之防泊然守陋巷簞瓢之素其以困勉自處寧為人所難不為人所易然後言行同符始終合轍因於是錄標舉欲學者知所嚮方云爾嗚呼先生往矣廉聲惠政嘉謨讜論淪浹人心而猶惜其措施未究望絕蒼生獨是遺編什襲之藏一朝流行所謂載道之文篤其實而藝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講義附錄
原序

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者其在斯乎余夙植淺劣何足以知先生之萬一而中心景仰積有年所茲得席子昆季傳習拳勤公諸來學共識典型因謂先生之書藝林固知尊而信之矣而吾黨之見其書當如見其人者困勉之義有待於精思力踐也故不禁娓娓言之以就正夫有道君子康熙歲次己卯八月朔旦長洲復初學人彭定求序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八

四書講義困勉錄目錄

四書類

卷一

大學

卷二

中庸上

卷三

中庸下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講義困勉錄
目錄

卷四 論語

學而

卷五

為政

卷六

八佾

卷七

里仁

卷八

公冶長

卷九

雍也

卷十

述而

卷十一

泰伯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講義困勉錄
目錄

卷十二

子罕

卷十三

鄉黨

卷十四

先進

卷十五

顏淵

卷十六

子路

卷十七

憲問

卷十八

衛靈公

卷十九

季氏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精義附錄
目錄

卷二十

陽貨

卷二十一

微子

卷二十二

子張

卷二十三

堯曰

卷二十四 孟子

梁惠王上

卷二十五

梁惠王下

卷二十六

公孫丑上

卷二十七

公孫丑下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精義附錄
目錄

卷二十八

滕文公上

卷二十九

滕文公下

卷三十

離婁上

卷三十一

離婁下

卷三十二

萬章上

卷三十三

萬章下

卷三十四

告子上

卷三十五

告子下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講義同勉錄
目錄

卷三十六

盡心上

卷三十七

盡心下

臣等謹案四書講義因勉錄三十七卷

國朝陸隴其撰是書因彥陵張氏所輯講義原

本刪剟精要復益以明季諸家之說而以已

見折衷之始於順治戊戌越康熙癸卯而書

成凡大學一卷中庸二卷論語二十卷孟子

十四卷本隴其未定草稿隴其歿後其族人

公鐸始為繕寫編次以授其門人席永恂等

梓行之其曰因勉錄者則隴其所自署也自

朱子集註出四書大指闡發始明其後宋元

諸儒各有成編剖析益無遺蘊明代諸儒所

說如蒙存淺達之類雖經生所傳習要不

能盡出其範圍然聖賢之書旨趣深長其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講義同勉錄
目錄

理愈推而愈顯凡節目所在得後人為之融

會貫通其足以羽翼集註者固亦不少隴其

詳加別擇舉明末陽儒陰釋似是而非之說一

舉廓清之而獨取其純粹無疵可與集註相

表裏者洵朱子之功臣固不徒為舉業家津

梁之導矣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曄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一

贈內閣學士陸隴其撰

大學

大學章句序

此註也而曰章句者蒙引曰謙辭也猶之論孟子自註也而曰集註也

朱子曰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蒙引曰堯舜時惟冑子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講義困勉錄

卷一

教以樂至三代時則小學之教皆用樂矣蒙引似拘新安陳氏謂三代前學之名未聞蒙引非之謂有教則有學而引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為證然新安所謂學乃學術之學非學校之學且亦非謂其未有學術但未聞其名耳其說固無病不必辨

蒙引謂司徒典樂皆兼大小學而以上庠下庠即大小之意然觀朱子云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

分也則又似唐虞時未有大小學之分蓋非全無但

未詳耳朱子於大學中庸序及孟子末篇註皆以程

氏接孟子而不及周子學者疑之蒙引謂二程雖淵

源於周子而其所自得者實多所發明者尤盛此說

妙蓋二程雖師周子而後來學力幾勝周子非如孔

顏之可分高下也故徑以程子接孟子者見學之極

功也大全張氏師曾說大謬不可從

附或問尹氏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只發明得程子主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講義困勉錄

卷一

一無適四字看來此二條本一意勿齋陳氏以尹說為敬之始主一無適為敬之成未妥

大學

大全朱子曰人須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

吳草廬曰大學言心不言性而性實在其中故朱子於大學序言性獨詳中庸言性不言心而心實在其

中故朱子於中庸序言心獨詳知心性合一之解者可與論學矣

沈無回曰讀大學與中庸不同中庸闡道之微言而大學經世之實用也故始於格物而終於天下平由粗以及精自內以及外雖其本未嘗不本於先天其極未嘗不通於天載而立言之旨不重焉其要使下學率而循之啟入聖之門上達舉而措之成開物成務之功用耳矣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講義附錄

三

羅近溪曰大人者以天下為一人者也身心即是天下國家而天下國家即是身心

大學之道章總旨 顧麟士曰此章書雖以綱領統條目以條目隸綱領語有輕重然大段是兩扇對文字首節大學之道四字對第四節古之二字首節三箇在字對第四節六箇先字一箇在字第二節五箇而后字對第五節七箇而后字又首節第四節皆說工夫第二節第五節皆說效驗首節第二節與第四第

五節皆是叙體第三節與第六第七節皆是斷體結體至從綱領中標出明德為本從條目中標出脩身為本兩本字即又相照應已開後人片段比偶法門

當不易也 按麟士說雖大槩是如此然首節雖與第四節對而第四節即兼本末終始說了首節只說得綱領未有本末終始意第二節雖與第五節對而

第五節是上文已說過的全是效驗第二節是上文未說過的是因效驗見工夫第三節雖與第六第七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講義附錄

四

節對而第三節則本末終始並結第六第七節只結本末不結終始又第三節則以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第七節則兼以家為本天下國為末蓋比偶中有參錯古人文字往往如此又不可不知 第六第七節所以不結終始者亦是舉此見彼之例作文須補說為妙 此章大旨亦只是有序而不遺與志學志道諸章一例但彼是直說此是兼橫直說本末是橫說終始是直說凡以明德脩身貫者俱非 附翼註曰

此章總見得學由己及人而已為本也重明明德句據註前三節統論綱領後四節細論條目綱領之明德止至善與條目之格致誠正脩皆屬己者也綱領之新民止至善與條目之齊治平皆屬人者也畢竟先脩己乃可以治人故前面說物有本末後面說脩身為本二本字正相同前面雖把事有終始配說而事即物中之事對物不過後面雖以所厚者薄陪說而家即觀化於身對身不過可見前後俱是重本之意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精義

五

按翼註雖與愚見不同然亦可存覽若以明德貫全章謂總完一明德之事者則斷不可用矣

大學之道節

張彥陵曰按大學不對小學說對異端

曲學說

按異端曲學乃是總對大小學說的

因之曰看大學節要想闊大的意思看古之欲明節

要想精密的意思看洋洋發育二節亦然

又曰開口說一句大學之道下文全要模寫大學意思然大

之中條理却精密蓋惟精密乃所以成其為大

意德民善明新止皆是道學字虛說蓋此是學之道不是學道須辨大全蒙引存疑雖無明文然愚說似不可易

若究言之則學之道亦即是道說見蒙引大全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眾理應萬事德也恐未妥德是虛字虛靈不昧具眾理應萬事俱在明字內看為妙然存疑亦主黃氏說不可曉淺說最明

淺說曰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最明又虛靈不昧與具眾理應萬事雖是兩層却不可截然分開看了虛靈不昧朱子所謂靈底是心是以氣言具眾理應萬事朱子所謂實底是性是以理言然虛靈不昧四字離不得具眾理應萬事雖有知覺叫不得虛靈

故北溪陳氏曰理與氣合所以虛靈

北溪陳氏及吳氏程俱以虛靈不昧兼理氣言亦不是此句只是氣具眾理應萬事則說理若存疑謂明德兼理氣便不差

已未另改見別本

雙峰云明德以理之得於心者言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精義

六

至善以理之見於事者言不是見於事者即是得於心者觀章句云具衆理可見 翼註曰明字包格致誠正脩則不可專以知見言講明德新民勿太深恐碍止至善然明德新民實包得止至善但提出言之耳 格致誠正脩備然後可謂之明此明字與中庸明善之明專主知見言者不同 張彥陵曰且如人知已德之不明而欲明之只這知其不明而欲明之者便是明德就這裡便明將去只是提撕也 章句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講義國朝錄

上

解明德至善俱未明言理之一本處新安吳氏通考趙氏及或問小註玉溪盧氏皆足以發明章句所未明當玩 已未定以玉溪吳趙之說為非 講明德雖從天命之性說

起與中庸天命之性無二至講上明字示學者下手工夫則止曰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不及未發是格致誠正脩皆屬中庸致和一邊工夫而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者大學則固未之及也緣大學一書是初學入德之門故只從發動處說起 李九我曰民者對

已之稱新民正明德中事我但自明其德而坐視生民之汚此便是有我之私間隔胸中即此便是我德之不明處此重我去新他不是民自新上按此是深一層解玉溪盧氏以明明德又為三者之綱領即此意 馮具區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此在明明德疏大人者正已而物正此在親民疏按上兩句即陽明之說下兩句亦可兼用專用則偏 吳因之曰至善不是言究竟處乃是準則處二意似可兼用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講義國朝錄

八

淺說謂止之云者以之為標的未至則必求至於是也以此為歸宿已至則安於是而不遷也看來究竟處有此二意準則處亦有此二意 已酉正月十六改 或問

以至善為明德新民之標的是以準的言不是以究竟言淺說乃曰以之為標的以之為歸宿曰歸宿則是要其極至者而言亦與朱註乖違大全朱子曰說一個善字又說一個至字直是要到那極至處而後止程子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

始以至善目之 即說明新未十分也不妨或問所

謂禮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 又朱

子曰在他雖未能在我所以望他者不可不如是也

翼註曰至善據註兼明德新民新說只主明德邊

蓋據下節定靜安慮皆屬心學後章仁敬孝慈信皆

在已也看來只主明德邊似偏了但明德與新民實

非兩樣至善如為人君止於仁仁屬明德仁之及民

即屬新民作文固不可遺新民須融合明新為一方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講義附錄

九

妙 徐岩泉曰至善是心體止只完全此心體增不

得一毫減不得一毫之謂至善不增一毫不減一毫

之謂止至善按此說未嘗不可兼用陽明專以此為

說則偏矣聖俞亦有此說 樂天齋翼註曰至善是

事理當然之極雖在事而實本於心按此即上徐岩

泉說也 章句解至善只云事物當然之理是就萬

殊處說未嘗就一本處說不過明新皆要無過不及

到恰好處而已大金玉溪盧氏之說太深 李九我

曰止至善是明明德工夫做到盡頭處止字如行者

之必求其至居者之必求其安堯之所謂允執孔之

所謂不踰是也惟止至善然後可言明德可言新民

張彥陵曰是三非三是一非一

知止而后有定節 知止依蒙引存疑或問即作格物

致知看自妙蓋上文說止於至善即包知止能得在

其內此節不過就其中分別言之以明其先後之序

耳非有二也至古之欲明節則又就其中細分之以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講義附錄

十

著其目耳亦非有二也吳因之以知止與格致不能

無異余初雖亦主此然細味之覺其不直捷也姑附

於後 附吳因之曰或問知止而后能得格致而后

誠正脩齊治平兩邊同異何如曰止合明新之止而

為言也物有止知亦有止意有止心亦有止身有止

齊治均平亦有止所謂知止知乎此也而所謂格物

者亦格此所謂致知者亦致此知止與格致無不同

矣至於所謂能得亦不過真能誠真能正能脩能齊

能治能均平之謂是據文演義真若小異而大同但知止節只是得止於至善句蓋聖人既說箇止於至善便想著至善之幾亦在毫芒最難剖析非知止不可故云此只是渾渾論止於至善道理不是條陳求止工夫不然與下文格致處便重複了須看口氣各自不同 知止前工夫即是致知格物 知止前要補說德明而后民新一段方與物有本末相應 張

喫力 翼註曰知字深是融悟之知非聞見之知按此二句須善看蓋方致知時則融悟聞見二者並入及知止時則只見融悟耳 萬思默曰知止之知與致知之知一也蓋致知者即致其知止之知也但知此之知就所知者言故知字在上致知之知就能知者言故知字在下其實只是一知 張彥陵曰靜字在動中看出非人生而靜之靜註不妄二字可味若只說不動便是槁木死灰所謂不妄者何也念之所

起只在至善是也 按不妄二字雖應事接物亦靜

也 樂天齋翼註曰安謂所處而安雖是身之所處

却是心安也 張彥陵曰慮不是思慮之慮只是臨

事精明迴光返照深入幾微無絲毫眩惑的光景

予初謂定屬意靜屬心安屬身慮屬家國天下是知

能得則統誠正脩齊治平是行然靜安之配心身固

是矣而定豈可專屬意慮豈可專屬家國天下蓋定

靜安慮總在知行之間不必拘拘分配 以定靜安

慮分屬意心身等可也即以定靜安慮分屬誠正脩齊治平則是將知作行了此大謬也 湖南講艾南英問此定靜安慮專屬之格致豈誠正脩內獨無定靜安慮耶答曰此問最精 定靜安慮四字在知得之間與別處不同存疑所謂此是知邊靜日用之間動靜不一此靜固自如也其實誠正修內節節有箇定靜安慮但經文所指則專在知邊耳 朱子既云定靜安慮得自然相因而見又云多至安處住了者

蓋由於知止之有淺深也然所謂多至安處住者此意亦只帶說不重 沈無回曰諸相因處如丸之走阪水之下溜謂之無漸次却不能脚下便到謂之有漸次却又不到不佳手 按知止能得兩邊都有工夫但有先後之序耳若說知得自然行得此是深一層話非此章正意 吳因之曰至善無形原是極恍惚的道理能得則心體處處湊合却是極實在的學問 翼註曰得還通承由知止而

至於慮來不單承慮諸講於得字多忽畧殊不知此得字要看得精深蓋至善乃天理極至今則實得此天理極至於已非偶合非襲取心即善善即心與之為一無復有存亡出入之端矣 朱子答李敬子曰知有淺深得有大小難以一概論也朱子之意不欲將知得坐定作一貫看蓋知得中又各自有層次 姚元素曰此節愚謂乃是涵養本原有此一段本領而後能致知格物亦即格致中

事直至天下平後涵養亦不已按此以知止居格致前與因之說相類然即以此為涵養本領工夫則又不同矣總之皆不必從也

物有本末節 此結上文非起下文則盧氏以此先後字起下文許多先後字之說不可從 張彥陵云據註是結上文據時解是起下文按此意亦有然却不重 聖人言語自次第如物有本末節章句只說結上文至古之節又自從條目中分個先

後非上節預起之也玉溪盧氏謂物有節不特結上文又以起下文則不知語言次第矣後人因此遂將下文六個先字應知所先七個後字應知所後謬甚 玉溪盧氏謂物有本末結第一節事有終始結第二節愚意不然第一節原蕪事物在內但本末終始意則未露耳第二節雖只以終始言而本末意固當補在前則此二句是總結上文兩節不必分屬玉溪謬也余初收之亦謬也 即依

玉溪亦可也

辛丑正月廿八

翼註曰時講云明德新民

人已兩物也而有本末焉此大謬蓋本末是一物之本末也始一株樹有根與梢也若兩物則有兩本末矣要之君子以萬物為一體故人已總若一物按翼註此說與或問不同要之可兼用蓋淺言之則兩物深言之則一物也以物而開事將以本末匹終始乎非也本亦有其終始焉末亦有其終始焉

右劉子壯文

吳因之曰明德新民不是判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講義附錄

十五

然兩路徑知止能得不是截然兩段當故知所先後亦不是先做完了這一件然後去做那一件蓋於相須並進中畧畧分個漸次而已蒙引既云知所先後知字淺又謂近道雖就如上說而所以近道者正以其用工處知所先後也若全未下工夫只泛泛然僅知其序安能近道乎殊矛盾前說是也存疑去彼取此謬近道二字只依大全仁山金氏作大學之道道字看為是是學之方法

近道猶云得法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節此節言序之不可亂下

節見序之所以不可亂翼註曰明德二字屬我不屬天下明之於天下乃是合天下以明其明德意章句或問皆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蒙引謂其與本文不類所以發其意耳極妙史氏伯璿極力回護反不明白存疑謂或問最明者指其後一段而言耳張彥陵曰治國有立標準須教化意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講義附錄

十六

按此本淺說然恐立標準意碍脩身也翼註曰治對紊亂言齊對參差言紊亂病大參差病小可見齊字更密又曰平者普徧之意與齊治不同又曰脩身工夫在心正後只是舉動應接之間少有過差脩之使完全耳張彥陵曰脩有二項有脩樹之脩去其有餘以治妄身有脩屋之脩補其不足以完真身大全朱子云意是指發處心是指體言此體字乃全體之體不是本體之體蒙引謂意者心之萌也

心該動靜意只是動之端諸儒分別心意無如此明白 管登之曰意則有根有苗 按意根即是心不可謂意兼動靜 管登之曰向使中無善惡之根安得動而忽起善惡哉故善惡不專屬意亦屬心 按惡根即氣質之性此說得是 翼註曰意有不誠則前此未發之體頓失後此已發之用亦乖故必先誠意 心與知自有分別大全雲峯胡氏或問註新安陳氏說最明 知與性情亦自有別一屬理一屬氣 能愛能敬者心知愛知敬者知 葛屺瞻有分心知意知之說陽明有以知善知惡為良知正循末以探本之意之說按分別心知意知最妙但心知兼體用意知屬用葛說似專以心知為體意知為用則非又謂致知宜專就意說亦非謂以知善知惡為良知是循末探本意是也然須知此不但是陽明之說如此 吳因之曰致知固在誠正之先然必至於誠意正心脩身齊治平而後知之所致者乃為真知若不至

誠正脩身田地則是其所知者猶未真也是合誠正脩齊只合得一箇致知雖偏言致知而謂其畢聖學之能事亦無不可但陽明致良知主意却又不如此看 按賽合註曰物即物有本末物字自身以至家國天下皆物也有物必有事故註以事物言其謂自身以至家國天下皆物而有物必有事則是矣謂物即物有本末物字則亦謬也 註物猶事也事字與事有終始之事不同彼事字乃明新之事包格致等在內此事字乃泛言雲峰殊大謬 翼註曰朱子解格字作至字譬如登山要親到此山方知此山景物今格物亦要舉物之表裏精粗如一一親到其境而無遺方是格也 此意亦本大全陳北溪 樂天齋翼註曰格字即窮理之窮字 或問精粗隱顯王溪盧氏解與蒙引不同蒙引說正與下論洒掃章集註解本末二字合予初誤收盧說 看來洒掃章難兼用此處不妨兼用予初說太拘 七月初三又記 朱子曰格物是零碎說